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一百一十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五

食貨六

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

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内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

原至于椢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藉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

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牣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户令輸綸

綿自後諸逃户占為細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户帥徧於天下不隷守宰賦役不周户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畢那單騎奔竄茲舉國臣民負錢懐貨一時降欵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

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瓌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尅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眞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為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畒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

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

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黄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兹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真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内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厨食以終其身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歳頻大旱絹匹千錢劉彧淮北青兾徐兖司

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既臨其境青兾懐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戸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

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
歛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
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
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
下戸以九品混通戸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

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兖陜徐青齊濟南豫東兖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甯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泰州河東之蒲坂汾

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税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没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

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
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
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
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
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
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
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
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

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

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

亡徭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一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内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内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

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

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别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内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之時有以馬驢及槖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

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馬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閒甚多餧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皁隷逮于六鎮邊戍畿内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

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槖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羣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

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為工故常鍊鍛為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

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
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
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
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
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
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
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
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

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

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

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為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

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闕失專歸運司輸
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
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
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
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剏不可懸生減
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
實脫有乖越别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為刳木為舟用興
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為偉

談方舟蜀漢鄺生稱為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晋世其為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卽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兹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邇闕驗斯損益不可同年

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令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録尚書髙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絶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為公

私巨並謹輒參量僃如前計庶徴召有减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徴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

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容不在斷限爾後寇賊
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
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
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
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
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

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泰陜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

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寛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别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輙障吝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兹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絶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税自古及今取輙

以次所濟為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畜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防姦息暴斷遣

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馬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

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

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刱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刋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

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

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内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毁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

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顧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質臣竊奏求宣下海内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

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鐶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

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兹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内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

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

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

禁斷恐人交乏絶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魏書卷一百十考證

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十年上脫年號今考本書李沖傳當是高祖太和十年

魏書卷一百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六

刑罰七

二儀既判彚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禀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

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旣銳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眚災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

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赦惷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氾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

密於凝脂姦偽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

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

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草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

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褫頓刑罰頗爲濫酷

太宗即位修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叙焉帝既練精庶事爲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䴥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内民富

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諭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

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眞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

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綱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

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

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即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幾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爲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

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絶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爲之制其捶用荆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

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寛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眾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為之制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寛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

威重罪受贓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吏
置謹愿者數百人以防讙鬭於街衢吏民安其職業先
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
中秘官等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勑羣官參議厥衷經
御刊定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
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
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
獄乃為重枷大幾圍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内至骨更

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廵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絶帝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决死獄歲竟不過五十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

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坐無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刊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參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朞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枷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

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為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

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恒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

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邢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勲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失之永墜刑典旣同名復殊絶請議所宜附爲永制詔議律之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爲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

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
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
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
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
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
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
符璽郎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
六珍等坐弟季賢同元愉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

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既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邁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爲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既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寇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孥戮準赦則例皆

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鄃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

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避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内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眞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

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
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
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準律斟
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眞賣不語前人
得之由緒前人謂眞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罔知所
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沉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
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
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

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沉賤

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賣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

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黙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

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疎遠廕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

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下隳國法於上

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綰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寃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旣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眞僞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

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肯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兾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儁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

惑衆事在赦後闕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闕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横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闕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

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既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

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恭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

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駮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況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寛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誡彼氓庶肅是刑

章尚書蕭寳寅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

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

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

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

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

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

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問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俠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即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鬭

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鬬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即律科處不

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闕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期親相隱之謂凡罪況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輒之忿加兄

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脩議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釁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

案本非其事容犯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
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
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
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
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
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
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御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
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得一同

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非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尒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户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

子亦爲樂戸小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糺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

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刱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熙平中事在赦後闕合死坐○闕一本作亦

神龜中齊奚官之闕○闕一本作律

魏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一百十二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舉人臣孫祥鳳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魏書卷一百十二上

齊　魏收　撰

志第十七

靈徵八上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脩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

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爲靈徵志

地震

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者臣下彊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盡搖動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幷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師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兗二州地震
眞君元年五月丙午河東地震
高祖延興四年五月鴈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地震
十月己亥京師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

五月統萬鎮地震有聲如雷

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四年正月雍州氐民齊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兖州地震四年十月蘭陵民桓富反殺其縣令

七月丁卯幷州地震有聲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十月丁卯京師地震五年二月沙門法秀謀反

四年五月己酉幷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聲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聲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聲
六月甲子東雍州地震有聲
八年十一月丙申幷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幷州地震殷殷有聲

閏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聲

三月壬子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衆保謀反

十九年二月己未光州地震東萊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處有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幷州地震

四月乙未營州地震十二月桓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謀反誅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營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幷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涼州地震

壬申幷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巳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衆二千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地震

六月乙巳京師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恒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長史曹明謀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秦州沙門
劉光秀謀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聲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恒定二州地震殷殷有聲
十月己巳恒州地震有聲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師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靈丘肆州之秀容鴈門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後尒朱榮彊擅之徵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聲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師地震東北有聲

二年三月己未濟州地震有聲

闕

月丙戌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敷城縣自延

昌二年四月地震於今不止尒朱榮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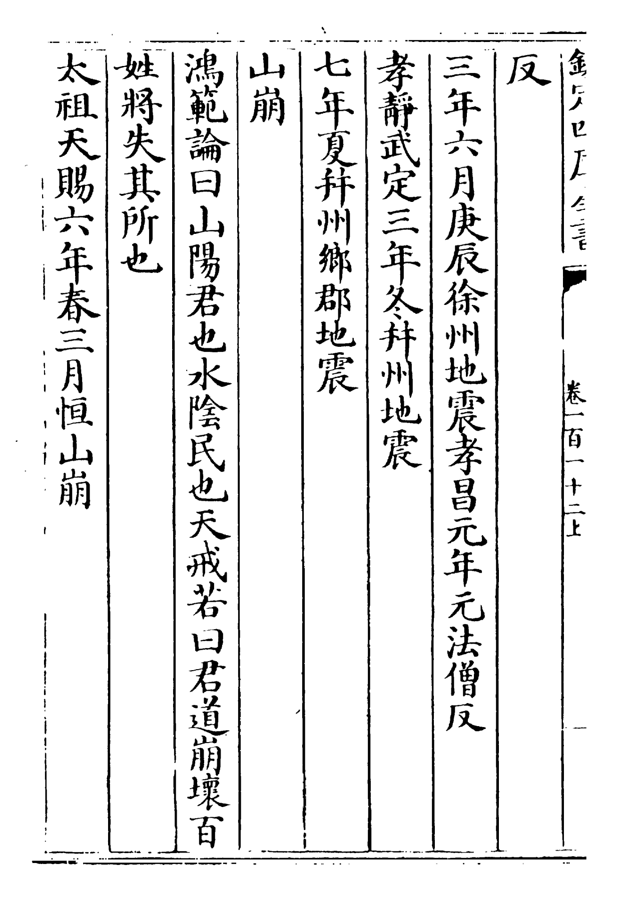
四年正月癸丑華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地震從

東北來

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秦州地震有聲

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五年莫折念生



反

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

孝靜武定三年冬幷州地震

七年夏幷州鄉郡地震

山崩

鴻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

太祖天賜六年春三月恒山崩

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華山崩其占曰山嶽配天猶
諸侯之係天子山嶽崩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將滅之
應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齊州山茌縣太陰山崩飛泉
湧出殺一百五十九人
四年十一月丁巳恒山崩
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恒山崩
延昌三年八月辛巳兖州上言泰山崩頹石湧泉十七

處泰山帝王告成封禪之所也而山崩泉湧陽黙而陰盛岱又齊地也天意若曰當有繼齊而興受禪讓者齊代魏之徵也

大風

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甲午京師大風五月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

十一月丙午又大風五年河西叛胡曹龍張大頭等各

領部衆二萬入蒲子

四年正月癸卯元會而大風晦冥乃罷

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師大風起自西方

神瑞元年四月京師大風

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三月河西飢胡反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

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宮牆倒殺數十人

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

眞君元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丈餘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于刪丹嶺

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師大風晦暝

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

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壬戌雍州赤風

三年六月壬辰相州大風從酉上來發屋折樹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風

八年三月兾定相三州暴風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六州暴風

九年六月庚戌濟洛肆相四州及靈丘廣昌鎮暴風折木

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屋拔樹

六月壬申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師大風拔樹發屋

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風拔樹

閏月庚申河州暴風大雨雹

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風殺一百六十一人

三年閏月甲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吹折閶闔門闕

九月丙辰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屋

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平陽大風拔樹

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

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風羊角而上起於柔玄鎮蓋地一

頃所過拔樹甲辰至於營州東入於海

四年五月甲子京師大風

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師大風拔樹八月癸亥兾州刺

史京兆王愉據州反

三年五月巳亥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拔樹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師暴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樹

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大雨自辛酉至於乙丑

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師暴風大雨發屋拔樹

四年四月辛巳京師大風

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師暴風拔樹發屋吹平昌門扉壞永寧九層撜折於時天下所在兵亂

前廢帝普泰元年夏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地

孝靜武定七年三月頴川大風

大水

鴻範論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稸積盛彊生水雨之災也

太祖天賜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
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内大水
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師水溢壊民廬舍數百家
眞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
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
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
鎮大水

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
二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
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大水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司州之
潁川汲郡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正始二年三月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州樂陵
之隰沃縣流漂一百五十二人
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

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方大水
二年五月壽春大水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
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
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
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
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汎溢壞三百餘家

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州大水

興和四年滄州大水

湧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湧泉出于平城

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鴈門泉水穿石湧出

前廢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占曰民遷

流之象永熙一年十月都遷於鄴

孝靜天平四年七月泰州井溢

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雨雹

鴻範論曰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專而為雹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

高祖延興四年四月庚午涇州大雹傷稼

承明元年四月辛酉青齊徐兗大風雹

八月庚申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

癸未定州大雹殺人大者方圓二尺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殺麞鹿

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

六月乙巳汾州大雨雹草木禾稼雉兔皆死

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幷相司兗至徐州

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三月丁丑齊濟二州大雹雨雪

永平三年五月庚子南秦廣業郡大雨雹殺鳥獸禾稼

雪

鴻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恒雨也然尤甚焉夫雨隂也雪又隂也大雪者隂之稸積盛甚也一曰與大水同冬故爲雪耳

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

眞君八年五月北鎭寒雪人畜凍死是時爲政嚴急

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師大風雨雪三尺

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鎭大雨雪

四年二月乙卯司相二州暴風大雨雪

九月壬申大雪

肅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鎮大雪

霜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

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州隕霜

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大隕霜殺草木

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隕霜

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鎮並大霜禾豆盡死

六年四月潁州郡隕霜

七年三月肆州風霜殺菽

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隕霜

六月洛肆相三州及司州靈丘廣昌鎮隕霜

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隕霜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霣霜殺草

六月丁亥建興郡霣霜殺草

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頻暴風霣霜

二年三月辛亥齊州霣霜殺桑麥

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霣霜殺桑麥

辛巳青州霣霜殺桑麥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鎮霣霜

六月辛卯懷朔鎮霣霜

七月戊辰東秦州霣霜

八月庚子河州霣霜殺稼

二年四月齊州霣霜

五月壬申恒汾二州霣霜殺稼

七月辛巳豳岐二州霣霜

乙未敦煌霣霜

戊戌恒州霣霜

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霣霜

四年三月乙丑豳州頻霣霜

四月乙卯敦煌頻霣霜

八月河州霣霜

永平元年三月乙酉岐豳二州霣霜

己丑幷州霣霜

四月戊午敦煌霣霜

二年四月辛亥武州鎭霣霜

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賈霜

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

無雲而雷

鴻範論曰雷陽也雲隂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隂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臣民也

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

二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

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己酉有聲起東北南引殷殷如雷二聲而止

鼓妖

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雷

鴻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

猶國也君安國亦安君害國亦害不當雷而雷皆失節也

世祖神䴥元年十月己酉雨雷電

太延三年十月癸丑雷

四年十一月丁亥雷

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

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

四年十月戊戌雷

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電城内盡赤

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涼州雷七發聲

三年十二月己巳夜雷九發聲

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齊荆朔四州雷電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

震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邱明謂展氏有隱慝焉劉向以為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太祖天賜六年四月震天安殿東序帝惡之令左校以衝車攻殿東西兩序屋毀之帝竟暴崩

顯祖皇興二年十一月夜震電

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震東廟東中門屋南鴟尾霧

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瞀無識故其咎霧

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雨土如霧于洛陽

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六日不開到甲夜仍復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人鼻
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黄霧雨土覆地
八月己酉濁氣四塞
四年八月辛巳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
正始二年正月己丑夜陰霧四塞初黒後赤
三年正月辛丑土霧四塞
九月壬申黒霧四塞

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黄霧蔽塞時高肇以外戚見寵兄弟受封同漢之五侯也

桃李花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世祖眞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高祖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

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柰樹花

火不炎上

鴻範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

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

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内大火官私廬舍焚燒

略盡唯有東西二寺佛圖像舍火獨不及

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内沁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乃滅
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巳恒岳祠災
肅宗正光元年五月鈎盾禁災
孝昌二年夏幽州遒縣地然
三年春瀛州城内大火燒三千餘家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

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渤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三月幷州三級寺南門災

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閶闔門東闕火

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黑眚黑祥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占有兵二月慕容渴悉隣反於北平

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昏暗如夜既而東陽城潰

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氣四塞甲辰揚州破蕭衍將張囂之斬級二千

赤眚

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爲黃赤光明照地

十六年九月丁巳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廣八

九尺食頃乃滅

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氣見於天自卯至戌

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

京師不見涼州以聞

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燭東西一匹餘北

鎮反亂之徵

五年五月癸酉申時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燭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

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丈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帝見而惡之終有幽崩之禍
孝静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時東方有赤氣可三丈餘三食頃而滅
青眚
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四尺東頭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戌地有黑赤黃雲如山峯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二氣相接東南

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帝執崩之徵也

夜妖

班固說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之蘖

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巳晦

八月甲辰晝晦

人痾

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爲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

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餘

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沖奏定州中山郡毋極縣民李班虎女獻容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長一尺二寸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幷州表送祁縣民韓僧眞

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靈太后令付掖庭

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

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師民家妻產男一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

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為人叱之

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

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

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金沴

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

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頤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毛一

龍虵之孽

鴻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倫上亂天道必有篡殺之禍

世祖神䴥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于京師家人井中

眞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龍見于京師家人井中龍神物也而屈於井中皆世祖暴崩之徵也

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下而出魏衰之徵也

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莊帝暴崩晉陽之徵也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已爲治未足恃此爲慶

馬禍

鴻範論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也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送馬駒肉尾長一尺騣處不生毛

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為蟲入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蜆長五寸已下大如檣

牛禍

鴻範論易曰坤為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為怪一曰牛禍其象宗廟將滅一曰轉輸煩則牛生禍

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生犢一頭二面二口三目三耳

羊禍

鴻範論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致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一𠦪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鎮送羊羔一頭兩身八脚

二年正月鄯善鎮送八脚羊

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豕禍

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

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豬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犬豕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豬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戍𤜤生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雞禍

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雞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鷄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八月司州上言河内民席衆家雞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黄雌鷄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兠家鷄雄雌二各

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羽蟲之孽

鴻範論曰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

肅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獲禿鶖鳥於殿內

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

尾

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雄雉飛入尚書省殿中獲之

蝗蟲螟

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厭以興師動衆取邑治城而失衆心則蟲爲害矣

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鎮蝗秋稼畧盡

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虸蚄害稼

八月徐東徐兖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蝗害稼

七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

八年三月冀川相三州虸蚄害稼
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平七州蝗
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虸蚄害稼
十六年十月癸巳枹罕鎮蝗害稼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徐兗光南青六州虸蚄害稼
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螟二麥無遺
五月光州虸蚄害稼
六月河州大蝗

七月東萊郡蝗蝗害稼

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

四年四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八月涇州黃鼠蝗蟲班蟲河州蝗蝗班蟲涼州司州恒

農郡蝗蟲並爲災

永平元年六月己巳涼州蝗害稼

五年五月青州步屈蟲害棗花

七月蝗蟲京師蝗蝗

八月青齊光三州蚚蚄害稼三分食二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州蚚蚄害稼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使内屬詔鎮南大將軍尉元納之大破賊將周凱等

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張萬壽表建興濩澤縣民賈日成以去四月中養蠶有絲網成幕中有卷物似

絹帶長四尺廣三寸薄上復得黄繭二狀如履形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尫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毛蟲之孽

謂變常而爲異也

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臥於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蚍蜉白鹿盡渡河北後一年河水赤如血此衛辰滅亡之應及誅其族類悉投之河中其地遂空

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硤石曹疑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豹一

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時文明太后臨朝行多不正之徵也

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六月壬辰靈太后召諸截髮者使崇訓衛尉劉騰鞭之於千秋門外事同太和也

瑞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百姓人民怨嗟

則白鼠至

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家有白鼠以獻

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剖之腹中有三子盡白

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

八月御府民張安獲白鼠一

神瑞二年五月帝獵于樣崘山獲白鼠一平城獲白鼠

三

六月平城獲白鼠二

八月豫章王褰獲白鼠一
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鼬一以獻
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二
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
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
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
太延元年八月鴈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

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師獲白鼠

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

肅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表送白鼠

魏書卷一百一十二上

魏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

世宗延昌二年闕月丙戌京師地震○本書世宗紀延昌二年有閏二月或以爲闕字應爲閏字又下文云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則此闕字應爲四字也

世宗永平五年七月蝗蟲京師蚜蚄○蝗蟲不載地名當有脫字

孝靜元象元年曹疑獲之○曹下舊注一疑字詩大雅乃造其曹傳曹羣也史記平準書分曹循行郡國注

曹輩也則此曹字作羣字輩字解似無可疑者

魏書卷一百十二上考證